一个女大学生的“五四”表现

□王炳根

1919年“五四”运动，谢婉莹在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学医。“五四运动将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冰心后来这样回忆说。那时，她与同学们上街游行、演说、宣传，同时写文章。一年之后，转入燕京大学国文系，1923年毕业之后赴美留学。她的以《两个家庭》（首次以“冰心女士”的笔名现身）《超人》为代表的“问题小说”、《繁星》与《春水》等小诗，《笑》等现代白话散文，并在出国前结集出版了小说散文集《超人》、诗集《繁星》与《春水》，均为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写作。梳理一个女大学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也许不无意义。

改良的社会观

“五四”前后中国的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十分的尖锐，政局动荡，民众的情绪、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情绪激烈；同时，外来的思想与观念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这是一个不稳定的时代，也是一个正欲变革的时代，冰心称之为“破坏与建设时代”。由于从海军少将的父亲谢葆璋那儿，不时地得到官场与社会的种种信息，同时也由于自身参加学生运动，感觉到了种种的不公与黑暗，体会到了变革时代的标新立异等。面对这些，冰心可能与大多数的学生一样激动、甚至偏激，但由于她没有接受偏激的社会学说与理论，泰戈尔的思想、西方宗教的观念、传统的文化与道德，在她的精神上产生着影响，因而，面对“破坏的时代”，她的主张却是温和的、改良的。对于时尚的“女子参政”、“男女开放”，以及“自由”“平等”“革命”，冰心主张要“从空谈趋向实际”，“从放纵趋到规则”，“从浮嚣趋到稳健”，并且一口气提出了十条具体的措施。这十条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观念之上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女性尤其是女学生应该加强自身的修养，赢得社会的尊重。（《“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颖石、颖铭（《斯人独憔悴》）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与父亲产生冲突，父亲不仅中断了其学业，并且将其安排到衙门当了一名办事员，在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颖铭只得低吟唐诗，排解心头的忧闷。父子矛盾与冲突，往往体现着社会矛盾，体现着新与旧、保守与变革、生存与毁灭的冲突，冰心没有将父子冲突的描写推向极端——反抗、出走以至革命，而是以向传统文化接近的方式，暗示父子冲突的和解。批判家庭礼教制度，倡导伦理道德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其中，青年的爱情问题又首当其冲，并且与“妇女解放”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于是，觉醒的知识青年控诉封建家庭，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成为现实生活中与文学描写中的重要内容。冰心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只写母爱不写性爱，酝酿写作了她一生中最长的一篇小说《惆怅》，来表达她的立场。作品中，冰心既不主张遵从父母之命，但又提出须得父母的俯允；既不主张媒妁之言，但也不赞成放任感情的发泄，提出了在自由恋爱的同时，必须加入理性的选择。在爱情婚姻的问题上，鲜明地体现了冰心改良的色彩。“‘自由选择、理性裁决、父母俯允’——在“五四”恋爱故事中风采独具的‘另类’特征。因此，小说《惆怅》不仅在冰心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而且在整个20年代文学创作中，都是一个罕见的存在。它是“五四”爱情婚姻故事中一个独特的叙述类型，一个十分珍贵的文本。”（方锡德：《“五四”爱情故事的另一种叙述》）

爱的实现

后人给冰心概括的“爱的哲学”，在“五四”时期便形成了，如果用冰心自己的语言“爱的实现”则更为确切。在冰心的作品中，往往出现这样的一些情景与图像：痛苦的、绝望的、矛盾的、忧愁的、烦闷的；中间经过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在作品中至为重要，是作品的重点描写）；最后是解除痛苦、不再绝望、矛盾消解、忧愁与烦闷随之消失，简而言之，就是这样三段式的结构：异态→救赎→常态。19岁的青年凌瑜（《世界上有的快乐……光明》），曾有做一番事业，拯救苦难众生的志向，“五四”运动令他兴奋，以为中国的前途有些希望了，但是，不想只几个月，社会的热情便下去了，种种爱国的行动，不仅没有圆满的结果，还受到压迫，面对时代的落潮，他想到自杀。但就在他走向自杀之路时，大海出现了，小孩出现了，悠扬的歌声传过来，凌瑜走到了孩童的中间，正欲与之交流，童男童女只留下一句“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乐，请你自己去找罢！不要走那条黑暗悲惨的道路”。霎时，“一种不可思议、庄严华美的感情，一缕缕的流出脑海，随着潮声，在空中来回的荡漾”。救赎的完成，凌瑜回到了常态。在这里，冰心使用了“大海”与“儿童”的双重影像，解救了青年的绝望。“冷心肠”的青年何彬（《超人》），他的异态是不与任何人交际，门窗总是关着的，屋里一点生气也没有。异态以“超人”的形式出现。就在这时，“厨房里跑街的孩子禄儿”出现了，本是“超人”不屑一顾的人物，但12岁的孩子却也救赎了何彬那冰冷的心，何彬从这儿回忆并寻回了他曾拥有却已失却的母亲，作者从何彬与禄儿都有母亲，而母亲都是爱孩子的事实中，确立这样的一个信念：因为有着共同的爱，“我的母亲与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因而“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都是好朋友”，从而使何彬从孤凄冰冷的心境中走出来，汇入大众。何彬的异态通过“母爱”与“儿童”的救赎，进入常态。冰心通过她的叙述，企图表明这样的一个观念：解决人的心灵与追求问题，并非只有绝情、出走、斗争与革命，母亲的爱、童年的回忆与对大自然的热爱，同时可以救赎人类的心灵，现出美好的前途与光明，爱的实现，可使人性与社会的异态回归到常态。这种观念在“五四”时期，冰心是惟一的。也许从社会变革过程中，这种理念带有理想或泛力的色彩，或者说是“不现实”的，但是在一个民族的思想宝库中，不能没有这样的观念。

文体的创造与实践

白话小说文体的确立不在冰心，但是，以白话小说描写与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则是冰心开了先河，这就是她在一开始就有自觉意识的“问题小说”。在1919年层面上扫描小说创作，虽然处在“五四”大潮之中，但除了鲁迅的《药》之外，小说创作领域依然充斥着新才子佳人式的言情小说，侦探、黑幕、武侠小说，“鸳鸯蝴蝶派”成了代表时尚的小说流派。虽然那时叶绍钧、陈衡哲、杨振声、庐隐等的小说也涉及到不同的社会问题，但冰心在这一年中，便有6篇“问题小说”在《晨报》上发表，如此密集的发表同一文体的小说，这在当年绝无仅有。此后，她对“问题小说”写作始终没有偏离，执著而投入，所以，有学者指出“冰心的特点在于她以风靡一时的小说创作，贯串了‘五四’‘问题小说’发展的全过程”，说她这类小说“为期最长”、“为数最多”、“影响最大”。“因此，在问题小说这个独特的领域，她算得是首席作家了。以一个女作家而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领域的首席作家，大概只有南宋词坛的李清照才有类似的光荣吧。”（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

小诗的文体始于冰心属于冰心，并由此引发新文学中的“小诗运动”。小诗的特点是“从具体形象感发而生情、生境、生思、生理，即从生活发现诗意，反映了诗对现实的审美把握。小诗三言两语，不拘形体，惟传达诗意而后已”。新诗伊始，打破了古典诗词中的一切，包括对仗、用典等等。胡适在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对文学改良提出了8件事情，其中有5件事情就是与诗歌改革有关系的。在实践中，则是努力地追求白话，像胡适第一首新诗，也是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首新诗——《两个蝴蝶》，还有一点韵脚和字数的工整，到了后来的《人力车夫》就变成了大白话，没有对仗，也没有定语句，不计长短，不计平仄，只有一些不严格的韵脚，完全实现了诗体大解放，完成了以白话的刻意追求为目的，放弃了诗意。当时的新诗实践者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刘大白等人的诗作，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现象。冰心的《繁星》《春水》等小诗，标志着新诗诗意的出现，这里依然是白话，但是诗意的白话，不是那种完全没有诗意的直白话、大白话，也就是说，冰心的小诗“已经摆脱了诗歌对白话的刻意追求，变为白话对诗意的自由表达。此时，新诗从思维方式上、特别是现实主义诗歌的思维方式得到确立。”（冯光廉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形式流变史》）。

文言文的优美、富有韵律、凝练而确切，在历代的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形成了悠久雄厚的传统。白话文能否写出优美、高雅的散文，这在新文学的伊始，也是存疑。那时的散文，大多以杂文、议论为主，如匕首与投枪般地批判现实，并且洋溢着战斗的高昂的激情。冰心没有加入这个散文的群体，而是一个人在一旁静观与思索，实践着白话美文的写作，从《一个奇异的梦》到《一只小鸟》到《画——诗》，直至《笑》的出现——新文学中的第一篇美文。冰心创造的一幅幅优美的散文图画，如柔和的月光普照大地，如早间的清风吹拂着人心，如清澈的泉水在苍野中潺潺流过，而最终又与那一大批感情激越昂扬的散文，汇集到一起，形成了“五四”新文学丰富多彩的散文。也就是说，冰心是以清纯而凄美的美文，加入到“五四”散文的大合唱之中。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冰心“五四”时期的美文，那么，“五四”散文的传统便会失去一色。刘再复认为，冰心的散文成就最高，称其为中国现代散文之母。“冰心虽然比鲁迅小19岁，但她和鲁迅（包括胡适、周作人等）一样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即第一代草创者。巴金虽然仅比冰心小4岁，但他和老舍、沈从文、茅盾、曹禺、丁玲等，都属于现代文学的第二代。我在给冰心的挽辞中说‘冰心是中国现代散文之母’，就因为她和鲁迅、周作人、郁达夫一起共同缔造了中国现代散文的第一座丰碑。这一丰碑迄今仍然是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的高峰与源头。”（刘再复：《冰心三题》）

“冰心体”语言

“冰心体”也是阿英20世纪30年代在评论冰心“五四”散文时提出的，所列举的作品是《除夕》《十字架》《笑》《梦》《到青龙桥去》《往事》等，说这些作品“在青年的读者之中，是曾经有过极大的魔力。一直到现在，从许多青年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冰心体’的文章，在当时，是更不必说了。青年的读者，有不受鲁迅影响的，可是，不受冰心文字影响的，那是很少，虽然从创作的伟大性及其成功方面看，鲁迅远超过冰心。”（阿英：《〈谢冰心小品文〉序》）这里的“冰心体”主要指的是散文，并且不是指散文的形式，而是散文的语言。冰心的散文，“文字是那样的清新隽丽，笔调是那样的轻倩灵活，充满着画意和诗情，真如镶嵌在夜空里的一颗颗晶莹的星珠。又如一池春水，风过处，扬起锦似的涟漪。”（李素伯《小品文研究》）综观冰心的作品，这种语言特点，并非散文专属，小说、诗歌与其他的文体中，都有这个特点。所以，“冰心体”可以说是冰心在“五四”时期一切作品的语言特点，是冰心从旧文字到新文字、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过度时创造的语言，它适应和引领了一个时代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写作习惯，并且一直影响到后来的文学。

“冰心体”的产生，表示了中国新文学的一种新倾向的存在，它不仅是新旧文字与语言的两种成分，而由多种成分融会而成。冰心曾经通过小说中的人物，道出了她的主张：“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她的文学语言便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并形成风格。“冰心体”语言成分：文言文、白话文、中文与西文，西文主要指的是英文，冰心将这几种语言的成分“化”在了一起，从而造成了她的语言的“清新隽丽”。由于有了这样的语言作为文学载体，所以，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还是别的文体，人们一眼便能看出这是冰心的作品；也由于这样的语言原因，人们也很难分清她的作品哪是小说、哪是散文、哪是诗歌。其如《笑》《到青龙桥去》，便是作为小说发表，写作时的散文《可爱的》，被编辑分行一下便成了诗，发表时为散文的《一朵白蔷薇》《冰神》，却被收入《春水》诗集中了。但文体的改变并未影响作品的魅力，这就是“冰心体”语言的力量。

新文学观念

作为一个女大学生，冰心在“五四”时期没有发表过文学革命之类的宣言，她只是一个积极的实践者，而在这个实践中，悟出一些文学真谛，于是，将其记录下来，表述出去。这在新文学理论尚属草创之初，同样有着起点的意义。只不过，因为中国主体文学日益左倾的原因，她的发声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视，尤其是没有引起左翼文艺批评者的关注。冰心的发声与主张，往往是空谷足音，后无来者。

自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1917）发表之后，关于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新文学的议论便不再断过，冰心在表述什么是文学时，却完全不顾这些大道理，她只有8个字，“发挥个性，表现自己”。具体而言“无论是长篇，是短篇，数千言或几十字，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可以使未曾相识的作者，全身涌现于读者之前。他的才情，性格，人生观，都可以历历的推知。而且同是使人胸中起幻象，这作者和那作者又绝对不同的。这种的作品，才可以称为文学，这样的作者，才可以称为文学家！”（冰心：《文学丛谈》）个性的发挥，自我的表现，进入到了一定颠狂的状态，这才是真正的文学。

冰心不仅指出了自我表现、发挥个性、创造时颠狂状态的文学本质，而且对文学家的素质与修养也进行理性的分析，从“文学家的父母”到文学家生活环境，从文学家的经济状况到文学家文学、道德与人格的修养，言尽作家诗人的基本要素。尽管“五四”时期冰心并无翻译的经历，但也有很精到的观点，她在1920年发表《译书之我见》时，提出翻译三原则——顺、真、美。“既然翻译出来了，最好能使它通俗……不通俗就会导致不明了，不流畅，这样会打断阅者的兴头和锐气。”所以她把“顺”摆在了第一位。此外，她还认为，翻译时要避免过多地参入己意，要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及艺术境界。同时，她也意识到翻译需要“美”，如何使译文变为“美文”，这就要求译者在文学上要有较好的修养。冰心提出的翻译“顺”、“真”、“美”，与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等观念，大致支撑了中国的翻译理论。

在自然中微笑的安琪儿

□戴冠青

城市在不断扩张，高楼大厦总在不知不觉间如雨后春笋般地疯蹿出来，然而，现代都市人却发现生命的空间越来越狭小。人们在水泥丛林的夹缝中左冲右突，灵魂越来越累，心儿越来越老，可是，能安顿灵魂的绿色家园似乎越来越远，能抚平心灵皱纹的自然之风也总是那么遥不可及。

是的，当国人因过度开发而越来越远离大自然时，当自然灾害频发让人忧心忡忡倍感无奈时，我就不由得想，我们能否再读一读冰心？冰心的作品里有风的清新，有草的柔美，有大海的壮阔，有田园的恬淡，她让我们回到自然的本真，她让我们拥有纯洁的童心，她以一种呵护自然生命的审美观照，让人类返璞归真，诗意地栖居。

于是在那些充溢着自然气息的作品中，我看到一位温婉美丽的女子，精致的云鬟衬着一张白皙的小脸，一条紫罗兰的披肩搭在淡蓝色的旗袍上，在如水的月光下款款地走过深深的雪、细软的沙、浓绿的树荫、蜿蜒的海滨……突然，她在一座巍峨的冰山前驻足，我能感受到她胸中正升腾起一种圣洁而又美丽的庄严，似乎面对的是一个女神：“抬头望，前面矗立着一座玲珑照耀的冰山，峰尖上庄严地站着一位女神。”（《冰神》）然后，她又翩翩然走向草地，蹲下身子，轻轻地抚摸着那小小的弱弱的野草，眼里满是爱怜：“弱小的草啊！/骄傲些罢/只有你普遍的装点了世界。”（《繁星》）随即，她悄然折回海边，面对辽阔的大海轻轻地倾诉自己的生命期许和渴望：“造物者——/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春水》）然后，我看到病中的冰心，慵懒地倚着窗台，脸色苍白，但神情依然那么安详圣洁，面对自己脆弱的生命，吟咏的却是自然生命的勃勃生机：“温暖的阳光，穿过苇帘，照在淡黄色的壁上。浓密的树影，在微风中徐徐动摇。窗外不时的有好鸟飞鸣。这时世上一切，都已抛弃隔绝，一室便是宇宙，花影树声，都含妙理。”（《闲情》）于是，她柔柔地起身，把散发着幽幽香气的牡丹、水仙、梅花置于床头，感觉这些花儿便是她浓睡中“看守我的安琪儿”。

更打动我的是，这位美丽的女子在自然面前始终是温柔的，谦卑的，她把自然放在与人类同等的高度，晨光中带露的花儿，风雨中无言的树，夜幕下闪光的星辰……都是她亲密的朋友和亲人，她和它们对话：“只有早晨的深谷中，可以和自然对话。计划定了，岩石点头，草花欢笑。”（《山中杂感》）也可以和它们约会：“倾斜的土道，缓缓的走了下去——下了几天的大雨。溪水已涨抵桥板下了。再下去，沙上软得很，拣块石头坐下，伸手轻轻地拍着海水……儿时的朋友呵，又和你相见了！”（《往事（一）》）还可以充满爱心地呵护它们：“小弟弟呵！/我灵魂中三颗光明喜乐的星。/温柔的，/无可言说的，/灵魂深处的孩子呵！”（《繁星》）我似乎可以触摸到，在冰心柔软的心灵中，满满的都是她对自然万物的钟爱，她多么希望和它们和谐相处，互相倾诉和交流啊！

就这样，温婉的冰心从大自然中，慢慢地走进了我的梦中，走进了我的心里，让我那颗在浮躁的世态中日益焦虑不安的心，就这样在如此美好而温馨的自然气息中，不知不觉地舒缓、净化，获得一片安宁与平和。

我一直认为，美丽的文学祖母冰心“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的博爱情怀，不仅表现在她对母爱的颂扬，对童真的向往，更表现在她对大自然的无比钟爱和呵护。她在《繁星》中说：“我们都是自然地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在冰心的哲学里，人就是自然的孩子，宇宙自然就是生命的摇篮，它那丰美的阳光雨露风花雪月，让人的肉体生长，让人的心灵滋润，也让人的精神安详。

因此她对母爱的最动人的赞美，是与对自然的赞美融合在一起的：“母亲呵！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往事（一）》）在这里，生命与生命之间产生了共鸣和融通。她对童真的向往，也是与对自然的向往相交融的，在她的笔下，大海是一个绮丽的童话世界，里面居住着一个美丽而尊贵的女神：“她住在灯塔的岛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鸟是她的侍从；夜里她曳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往事（一）》）在童真的视野中，淳朴的自然如童话般美好，让人与之相和相谐，因为“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可爱的》）。

在冰心眼中，大自然是美丽的，也是充满生命力的，山水花草与人一样，都是有情感、有灵魂、有生命的主体，让人尊重和敬畏，更让人亲近和呵护。她的作品，就这样以一种平等的情感态度，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幅生机盎然、清新秀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甜美画面，让人感动和神往。我相信，她诗文中所营造的一个个宁静恬淡、清雅秀美的意境，已经净化了无数人的心灵，陶冶了无数人的生命。

冰心的一生都在不断追求和完善她的“爱的哲学”，她说：“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梭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寄小读者》）她生长在一个充满温暖、书香洋溢的家庭里，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10岁时就跟着舅父学习《论语》《唐诗》等传统文化经典，11岁时就看完了《说部丛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物我相通的自然本位观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23岁时她获得了到美国留学的机会，接触了许多不同的西方美学，由此反观东方美学，她被印度诗人泰戈尔的美学思想深深吸引了。她曾经翻译过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园丁集》等，在翻译过程中，她已深受感染，她曾说《繁星》《春水》的创作是受了《吉檀迦利》《飞鸟集》的影响。泰戈尔热爱大自然，提倡“梵我合一”，认为“梵”即自然，是可以赋予任何一种形式的生命，树、花、草、人，都是和谐统一的整体。在诗中，泰戈尔用充满哲理的语言赞美自然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和谐的自然观在年轻的冰心内心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她在《遥寄印度诗人泰戈尔》中写道：“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可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正是泰戈尔的影响，使年轻的冰心感受到了人与自然之间那种微妙的生命交融：“早起朝日未出，已满山满谷的起了轻美的歌声。在朦胧的晓风之中，倚枕倾听，使人心魂俱静。”（《山中杂记》）

这种生命交融使冰心对自然生命更有了一种独特的感悟。冰心的一生有一段时间是和病痛联系在一起的，病中的冰心时常感觉生命的短暂和稍纵即逝，“残花缀在繁枝上/鸟儿飞去了/撒得落红满地——/生命也是这般的一瞥么？”（《繁星》）花开花落如此短暂，人的生命也是如此吧？生命这样脆弱，难道不值得我们愈加珍惜和怜爱吗？冰心时常发出这样的疑问。生命的无常让她倍感无奈，但是她又是如此热爱生命，这也愈发激起她对自然生命的敬畏和钟爱。由爱自己的生命推延至爱所有的自然生命，这种不以血统为条件的爱是对生命的一种惺惺相惜，一种博大的悲悯情怀。因此在她的作品中，到处是自然生命在蓬蓬勃勃地生长和开放，到处都是女作家对自然生命温柔至极的垂怜和呵护：“”玫瑰花的浓红/在我眼前照耀/伸手摘将下来，/她却萎谢在我的襟上。/我的心低低的安慰我说：/‘你隔绝了她和自然的连结，/这浓红便归尘土；/青年人！/留意你枯燥的灵魂。’”（《春水》）甚至，她还感受到了自然对她的感恩：“我的心开始颤动了——/当我默默的敞着楼窗，/对着大海，/自然无声的谢我说：‘我承认我们是被爱的了。’”（《春水》）人和自然就这样进入了相知相谐的美好境界。

当今是一个后工业经济疾速发展的时代，现代机械用其疯狂的运转在满足现代人日益膨胀的物欲需求的同时也付出了自然生态惨遭摧残的严重代价，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空气浑浊、水源干涸，甚至人的心田也是一片干涸，除了物质欲望别无他物，一系列生态危象接踵而至，让人触目惊心，幡然警醒。这时，我们才发现冰心那些充满自然生态美的动人文字有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

冰心的文字让人宁静和恬淡。不管你是如何烦躁不安，她那些清新恬静的文字总会让人平静和安详：“五月绝早过苏州。两夜失眠，烦困已极，而窗外风景，浸入我倦乏的心中，使我悠然如醉。江水伸入田垄，远远几架水车，一簇一簇的茅亭农舍。树围水绕，自成一村。水漾清波，树枝低压。当几个农妇挑着担儿，荷着锄儿，从那边走过之时，真不知是诗是画！”（《春水》）山清水秀，树围水绕，这是一幅多么静美舒畅与世无争的乡村生态风景！这样动人的生态文字似乎在昭示我们，在生命的道路上，别走得太急，太快，让我们不时停下脚步，留意一下路边的“水漾清波”，看看田垄上的“水车茅亭”，也许我们的心胸会变得纯净，也许我们的灵魂会变得轻松，再怎么沉重的烦困和倦乏都会随风而逝。就如她在《春水》中所说的：“自然的微笑里/融化了人类的怨嗔。”大自然的壮阔使人心胸开朗，大自然的静穆给人和谐安详，在大自然中，人才能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解放。也许这些道理谁都知道，但是能把自然生态诠释得这么彻底，这么纯净，这么优雅，我认为惟有冰心。当这些散溢着自然芳香和生态美的文字像一条清澈的溪流缓缓地流进我们几近干涸的内心时，我们同样会感到神清气爽，身心通泰！

冰心的文字也让人懂得尊重自然。面对自然，她是审美的，欣赏的，尊重的，她反对人类对自然的恶意干扰。她在《繁星》中恳求：“花儿低低的对看花的人说：/‘少顾念我罢/我的朋友！/让我自己安静着/开放着，你们的爱/是我的烦扰。”冰心视自然万物为朋友，认为人类不应该以“爱”为借口去干扰自然本身的生长规律，她用浅显的语言讲述了抽象的哲理：爱自然并不是要将它占为己有，而是应依照它的规律，让它随性自由地成长。冰心对自然所表现出的这种纯洁的尊重让我们醒悟，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主体，应该和谐相处，人才能在地球上“诗意的栖居”。

我相信，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和精神困境，当我们今天重读冰心这些尊重自然，呵护自然的美好文字，再次领悟冰心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终极关怀时，一定会感觉到我们内心某种美好的东西在悄然复苏，也一定会慢慢明晰在社会的发展中我们的责任应该是什么。

哦，永远的冰心，在自然中微笑的安琪儿！

丛刊2011年第10期目录

思潮与现象

小说：作为地方性语言和知识的可能
——现代汉语小说的语言学问题 …… 葛红兵 宋桂林
《阿Q正传》与中国现代“中篇小说”文体概念的形成 …… 王晓冬
幽默的悖论
——论1980年代以来幽默小说中的规训与狂欢化叙事 …… 张惠苑
论叶兆言、苏童等作家的“重述神话” …… 郭佳音
“新写实小说”情爱叙事新论 …… 陈小碧
新时期小说“乡下人进城”形象的社会学解读 …… 廖斌

文学史研究

为何没有“西方现代派焦虑”：从译介的角度重估《今天》 …… 李建立
“十七年”文艺期刊管理体制的生成与变革 …… 武新军
1950年代台湾地区“反共文学”的传播与接受 …… 陆卓宁
当代诗歌语言的“惯性”机制
——以“地下”诗歌、“今天”诗歌和“第 三代”诗歌为例 …… 霍俊明
网络与新世纪城市文学想象 …… 徐从辉

作家与作品

若有所思——《朝花夕拾》的审智意义 …… 郑家建 赖建玲
《狂人日记》“格式的特别”新解 …… 李松岳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许君远小说论 …… 黄德志 石荣兰
来自天堂的召唤
——论罗门和蓉子的价值 …… 龙彼德
论邓友梅的京味小说 …… 崔志远
解析“西藏”在马原叙事中的语义内涵及其功能 …… 张红翠

戏剧与影视

文学和电影的互文性：《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 …… 全炯俊
毛泽东的新文化想像与历史剧《海瑞罢官》 …… 黄亚清
20世纪20年代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成立过程的再考察 …… 刘子凌
浅析郭沫若、田汉写意性话剧语言的意义 …… 陈留生
编后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主编：吴义勤 温儒敏 邮发代号：2-667 投稿邮箱：ckbjb@wxg.org.cn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中国现代文学馆 邮编：100029